

往事如昨

# 父亲的抗战岁月

张凤英

## 第一次送报纸

抗日战争时期,我的故乡在晋察冀边区。1937年秋天,秋色斑斓,山谷里的枣树挂满果实。10岁的父亲、爷爷和怀孕的奶奶正忙着抢收红枣。这时,一位20岁出头的姑娘挎着竹篮走来,她是我的姑奶奶张宗凤,做军鞋的好手。她做的军鞋结实耐穿,很受妇联主任赏识。她把最好的军鞋留给了心上人——住在我家的八路军小分队队长郭勇。

太阳偏西,奶奶忽然感到不适:“不好,我肚子疼,可能要生了,快回家!”父亲和姑奶奶留下收拾枣子,爷爷赶忙搀扶着奶奶往家赶。进村时,只见院墙外贴着大标语:“抗日救国,人人有责!日本鬼子滚回老家去!”他们这才想起,家里还住着八路军干部,不知他们忙得怎样了。一进院门,奶奶就朝东厢房喊:

“娘呀,我肚子疼啊!”一位干净利落的干瘦老太太应声出来,她就是我的老奶奶。老奶奶不慌不忙把儿媳扶进东厢房,揭去炕席,铺好预备的油布。这时,八路军的女军医进门说:“大娘,我来给嫂子接生。”

不一会儿,东厢房传来婴儿的啼哭声。杨军医说:“恭喜张大娘,是个孙子。”老奶奶和爷爷都高兴张家又添了男丁。爷爷说:“男孩子,就叫秋生吧。”他是爷爷的第三个儿子。

此刻,北屋里,八路军文化教员刚刻完最后一张蜡纸。他凑近菜籽油灯仔细检查一遍,对身边的郭勇队长说:“队长,没问题了,开印吧。”郭勇小心地把蜡纸安放在油印机上,用滚子沾了油墨,瓷瓷实实在在地一滚,抽出纸张。一张报纸诞生了!这是我们边区人民自己的报纸。

## 第一次参加打鬼子的战斗

父亲十四岁那年腊月底,乡亲们正忙着过年,磨面的、做豆腐的、压粉条的,爷爷和奶奶在杀猪。突然,有人大喊:“狼牙山上的消息树倒了!鬼子来了!”乡亲们立刻拖家带口往深山里躲。我家的猪刚褪了毛,还没开膛,怎么办?爷爷说:“孩子他娘,你赶紧带孩子们走。”奶奶说:“得把猪藏起来,不能便宜了鬼子。”还没来得及准备,先头进村两个鬼子已闯进院子,这两个鬼子个头很小,好像是未成年的样子。看见雪白的猪肉,馋得直流口水,嘴里喊着“密西密西”,伸手就拽猪腿。

## 机智勇敢斗顽敌

父亲十六岁的时候,已经是久经考验的儿童团长了。一天晚上,郭勇、宋老黑带领战士李卫华、蒋大勇,以及本村民兵队长和几个民兵组成小分队,一行十几人前往高阜口袭击鬼子据点。凌晨一点多到达时,站在南山望去,只见鬼子的巡逻车在据点外围轰隆隆行驶,探照灯四下照射。

郭勇、宋老黑站在山坡高处,山下的郭阜口一览无余。郭勇凝神听了一会儿,据点里没异常动静,便果断一挥:“战斗开始!”民兵队长赵向青麻利地把弯曲的食指插进嘴里,顿时发出一串清脆的哨声。鬼子听到山上有动静,立刻紧张起来,巡逻车直冲南山扑来。一声令下,小分队一齐开火,手榴弹噼里啪啦甩向敌人。鬼子的巡逻车像疯了一样冲过来,宋老黑命令队员赶紧抬出看家武器——小土炮。队员们狠劲地填满火药。趁鬼子下车查看汽车的当口,宋老黑猛挥手臂,高喊:“打!”只听“轰”一声巨响,炮弹在巡逻车前炸开了花。鬼子被气浪抛向空中,血肉横飞。小分队如猛虎下山,喊声震天。

冲到近前,发现巡逻车没坏。宋老黑说:“敌人死了,车也得砸坏,不能留给据点里的鬼子。”可怎么对

奶奶端着一瓢开水,往猪身上一泼,开水溅了鬼子一身,烫得小鬼子大骂:“八格牙路!”抬手打了奶奶一个耳光。父亲见状,激起了打鬼子的义愤,拿起水瓢舀了一大瓢水,朝鬼子头上浇去。

我们老家民风彪悍,爷爷那时候正壮年,还练得一身好武艺,真动起武来,三五个人不是他的对手。他根本没把两个鬼子放在眼里,也迅即抄起另一只瓢,盛满开水泼向鬼子。三人你一瓢我一瓢,把两个鬼子烫得哇哇惨叫,顾不得拔枪就想跑。

付这铁家伙?队员们用石头砸、木棒打,都不见效。力气最大的赵玉柱也抓耳挠腮没办法。

大家正着急时,父亲带着五个儿童团员像天兵天将般出现,每人提着两小桶菜籽油。父亲说:“大叔们,用火烧,烧掉鬼子的汽车!”五个男孩把准备好的菜籽油泼向巡逻车,划着火柴点燃。宋老黑大喊:“快撤!”队员们拉着孩子们撤到山上。只听身后“轰隆”一声巨响,巡逻车成了大火球。宋老黑高兴地握住父亲的手:“谢谢你,张赐达!”父亲说:“不用谢,我是儿童团长,应该的。”

这时,队员们站在高高的山岗上,借着远处灯光,看见大批鬼子从据点涌出增援,黑压压一片。不一会儿,据点里又开出一辆汽车,可车到半山腰就开不动了,只好退回据点。宋老黑决定不再恋战,迅速撤离,胜利返回阜平苍山村。

回村没几天,鬼子来扫荡,在黑石沟口碰见佯装放牛的父亲,他只放了一头牛。父亲一见鬼子,扬鞭抽牛,牛狂奔回家。鬼子把刺刀顶在父亲胸口:“小伙子,说,八路的枪藏哪儿?”父亲指着黑石沟西面的大山说:“八路军的枪,藏在那山上。”鬼子便逼父亲带路。

郭勇看着苍劲有力的报头,心中一阵激动:我们要让这报纸像一把进军号,把党中央的声音传遍晋察冀。它如同一个婴儿诞生了,代号就叫“新生儿”吧。这一期传达了中央关于坚壁清野和做好三秋工作的指示。郭勇说:“明天晚饭前,要让‘新生儿’的呼喊传遍阜平每个角落,像号角一样鼓舞人民抗击日寇!”

当晚,郭勇交给父亲一个任务:送些报纸去王快镇。父亲便装扮成走亲戚的样子,把报纸藏在红枣簋底的夹层里,背着篓子走了几十里山路,安全送达秘密联络人手中。回来时又饿又累,连炕都上不去。奶奶说:“好样的,这才是男子汉!”还做了面条奖励他。

这是父亲第一次为八路军送报纸,他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。

就在这时,外面传来鬼子大队人马进村的吵闹声。奶奶一把拽住一个,爷爷端起铁锅扣在鬼子头上,那鬼子当场被烫死,另一个也被烫成重伤,动弹不得。爷爷奶奶和父亲抄起杀猪刀和菜刀,准备跟外面的鬼子拼命。万分危急时刻,八路军的军号响了,原来是八路军和游击队朝鬼子开了火。

这是父亲第一次参加打鬼子的战斗。新中国成立后,父亲从老区走出来,参加了内蒙古集二线的铁路建设,经常把这个故事讲给青年工友们听。

父亲甩开膀子走得飞快,不一会儿就领着鬼子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。埋伏圈中有口枯井,井盖只盖了一半。父亲一脚踢开盖子,跳进井里。井下有个洞口连着村里的地道,洞口还有两个民兵把守。父亲从地道口回到了村里。鬼子发现带路的小伙子不见了,仔细一看是掉进了井里,还没明白怎么回事,四面八方的八路军和民兵枪炮齐发,把鬼子全消灭在黑石沟山谷中。土枪土炮把鬼子炸得尸首横飞,包围圈里满是鬼子的尸体和丢弃的枪支。这是一次漂亮的伏击战。这是父亲第二次参加打鬼子的行动,一天打了两仗,累得晚饭没吃就睡了。

第二天,赵向青(当时是村里的干部,后来成了我父亲的姐夫)通知父亲正式加入民兵组织。父亲高兴极了,这意味着儿童团长已成长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……后来参加过多少次战斗已记不清,可这些在晋察冀的战斗岁月是父亲最难忘的。他生前曾多次给我们讲述。

抗战胜利后,父亲张赐达加入共产党,成了民兵队伍里有名的“小钢炮”;姑奶奶张宗凤与八路军郭队长结了婚,后来进了北京城,成了国家干部;民兵队长赵向青成了父亲的姐夫;爷爷奶奶也成了支前模范。

烟台故事

# 乳娘

丛素宁

我出生在胶东一个普通的小山村,打记事起,就爱坐在炕头,听奶奶一遍遍讲乳娘的故事。那时的我,还不太懂“革命”与“牺牲”的重量,只记得奶奶摩挲着我额头发说:“咱胶东的婶子大妈,把不是自家的娃,疼得比亲生的还金贵。”那些模糊的片段,像一粒温热的种子,悄悄埋在我的心底。

长大后,我考取济南幼师,成了一名幼儿园老师。三十年的光阴流转,每天守着孩子们的笑声与啼哭,我一度以为,母爱是摇篮边反复哼唱的童谣,是那碗热了又热的饭。

后来,在天福山起义纪念馆,当那组乳娘雕像闯进我的眼帘,几十年模糊的记忆似乎忽然有了清晰的轮廓,有了滚烫的温度。

这组雕像还原的正是胶东育儿所的温情场景:一位乳娘与孩子相对而坐,她眉眼弯着,神态温和得像春日里的暖阳,似正低头跟孩子说着悄悄话,又或是轻轻抚摸着娃的小手。孩子则仰着小脸,姿态纯真又亲昵,信赖地贴着乳娘。雕像周围还布置了粗糙的石墙、苍翠的绿植和农具小推车,仿佛能让人看见当年乳娘们在院里哄娃、在过道里喂奶、在灶台边把仅有的杂粮磨成粉、熬成糊的日常……

抗战时期,为守护八路军将士的子女与烈士遗孤,胶东根据地创办育儿所,300多名乳娘主动接过这份重托,将孩子分散寄养在各家各户。那时的胶东,日伪“扫荡”不断,粮食紧缺到一粒米都要掰成两半吃,可乳娘们却用羸弱的肩膀,为孩子们撑起了一片安全的天,姜明真、肖国英、宫元花……这些普通的胶东妇女,名字或许不够响亮,却用生命书写了动人的传奇。

泛黄的哺育记录册上,歪歪扭扭的字迹记着每个孩子的食量与冷暖;磨损的襁褓上,还留着乳汁浸染的痕迹;一封渗透泪痕的家书上,写着乳娘对远方战士的承诺:“娃好,您放心,俺拼了命也护他周全。”乳娘姜明真,为了躲避敌人搜捕,背着寄养的孩子在枪林弹雨中奔逃,自己的腿被弹片划伤,却死死把孩子护在怀里。乳娘肖国英的照片,饥荒年月,她把仅有的米汤一勺勺喂给烈士遗孤,自己的娃却因为没饭吃,永远闭上了眼睛……直到这时,我才懂了奶奶当年的话:在胶东这片土地上,母爱早已不只是血脉相连的牵挂,更是刻进骨子里的家国大义。

这些乳娘,大多没读过书,一辈子没走出过那片乡土。可在民族危亡的时刻,她们却比谁都清楚“孩子”的分量——那是前线战士的念想,是革命未来的希望。为了守住“人在孩子在”的誓言,她们把孩子藏在山洞里、地窖中,白天顶着日头下地干活,夜里就着油灯给孩子缝补衣裳,自己啃着野菜树皮,却把省下来的杂粮粥熬得稠稠的喂给孩子。有的乳娘被敌人的刺刀划破皮肉,鲜血渗进衣襟,却死死抱着孩子不肯松手,连眼泪都怕吓着孩子,只能往肚子里咽;有的乳娘为了不让孩子哭出声引来敌人,把自己的手指塞进孩子嘴里,任凭孩子咬得鲜血直流,也绝不挪开半分。在“小家”与“大家”之间,她们毅然把生的希望、暖的呵护,都给了别人家的孩子。

记得走出纪念馆时,处暑的炎热还在继续,我的心也如热浪般滚烫。三十年里,我守着幼儿园的孩子,守护着眼前的岁月静好,以为自己读懂了母爱。如今我才明白,有一种母爱,跨越血缘的界限,战胜死亡的恐惧,在最黑暗的岁月里,点亮了一盏永不熄灭的希望之灯。

在胶东大地上,乳娘的故事都早已融入每一寸土地。往后的日子里,我想把这些故事讲给更多人听,让他们知道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,让乳娘的精神,像当年那颗埋在我心底的种子一样,在更多人心里生根发芽。